

远行
译丛

走到世界尽头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著
温峰宁 译

The Sign of the Cross

Travels in Catholic Europe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he Sign of the Cross

Travels in Catholic Europe

走到世界尽头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著 温峰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5421

THE SIGN OF THE CROSS: TRAVELS IN CATHOLIC EUROPE

by COLM TOIBIN

Copyright: Colm Toibin 2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到世界尽头/(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温峰
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远行译丛)
ISBN 978-7-02-014540-9

I. ①走… II. ①科… ②温… III. ①游记-作品集
—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9831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5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540-9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 1 第一章 土生子
- 17 第二章 战争的记忆
- 37 第三章 沙中之血
- 51 第四章 魔山
- 60 第五章 人群与权力
- 75 第六章 最甜美的时光
- 103 第七章 陈旧的世界秩序
- 120 第八章 十字架
- 133 第九章 走到世界尽头
- 155 第十章 宗族的语言
- 177 第十一章 克罗地亚在祈祷
- 203 第十二章 斯洛文尼亚之春
- 223 第十三章 天鹅绒之声
- 243 第十四章 英国，他们的英国
- 266 第十五章 意大利万岁
- 284 第十六章 历史的终结
- 290 译后记

第一章

土生子

我仍记得那个清晨，火车驶进恩尼斯科西站。我母亲和舅母从露德回来了。那大概是一九六〇年或是一九六一年，我不是五岁就是六岁。我记得，那时我跑到火车上，发现遮帘被放了下来。我母亲和舅母在睡觉，她们都累了。她们刚经由陆路到露德旅游回来呢。

“陆路”这个词，和“天主教大教堂”“导游”“横穿法国”^①这些新词一样，在她们讲起法国之旅之后，也变得不再新奇。那儿竟没有橘子汽水，公交车里也热得够呛，每个人都渴得要死。一瓶橙汁得花不少钱，不过也物有所值。毕竟法国太热了。

印着火炬游行、圣女贝尔纳黛特和露德圣母的明信片陆续

① 露德（又译卢尔德）在法国西南部，从恩尼斯科西走陆路到露德，得从法国北部走到南部。露德朝圣地全名为“露德圣母朝圣地”，位于露德镇西侧波河畔的山麓。1858年，一位名叫贝尔纳黛特的女孩在现在圣地处的山洞中看到穿白衣蓝带的女子显现了18次，那个女子自称“无染原罪者”（即圣母马利亚）。从此这里成了天主教著名的圣地，吸引无数朝圣者前来。露德朝圣地包括山洞、附近的露德圣泉、露德医学委员会办事处和几座教堂。

寄来。她们还带了一些有提手的大塑料瓶，也有体积小些、形状像露德圣母的蓝色螺纹盖瓶子，里面都装满了露德圣水。这是我对爱尔兰之外的世界最早的印象。我的父母、叔叔阿姨们常去露德，有时还会跨越国境到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去。我的阿姨就曾去罗马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我家中后屋里的壁炉架上，放着他们带回来的纪念品——托莱多黄金制成的烟灰缸、套着皮质剑鞘的小装饰剑，还有一尊小圣像。

他们会不断讲起欧洲大陆的奇闻异事。大人们说，露德人用咖啡和卷饼做早餐。法国人不喝茶。我仿佛还能看见自己安静地坐着、看他们讨论的样子。有人会说，可你就想喝杯茶。其他人会点头，同时想起自己经历过的折磨、外国经历以及恐惧之物，说也奇怪，它们就是很令人难忘。接着可能还会沉默一阵，有人会接着说，不过露德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想想游行与夜晚的火炬，还有病人被带到大教堂去的情形。大家都会赞同，沉思着，以忧郁却又矜持的姿态点头。他们会说，你觉得你有麻烦，可你总会碰到更惨的人。

在恩尼斯科西的大教堂里，历代主教的名字被写在从祭坛两旁的高墙挂下的画卷上。男孩们聚拢后，神甫会开始赐福，他的声音会回荡在巨大空寂、几近昏暗的教堂里，他会说，死亡将会来临，而审判亦随之而来，现在，好孩子们，扪心自问，找出自己的罪愆。

我们这座新哥特式大教堂位于主干道的尽头，是权力的中心。它是普金^①的手笔，屹立于我们头上，比城里那座新教教堂宏伟得多，这可是十九世纪爱尔兰天主教会富强之势的象征。但如果我暂时忽略其宏伟威严，专心想想我童年时置身此处的样子——比如耶稣升天日时孩子们的弥撒，或是随便哪个周日的十点钟弥撒，我能记起的只有数小时里都不得安宁的无聊感。

话虽如此，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所有的人。你会注意到店铺主人在最后时刻骄傲地走上中心通道，也会注意到商人穿上了他们的新衣服。那时我是祭台助手，跟在一位脚穿木套鞋分发圣餐的神甫身后。我因此能近距离地观察到每个人的舌尖动作。有人会用力伸出舌头，好像抽皮带一样；还有人会小心翼翼地吐出舌头，仿佛那是不愿示人的身体私处。有的人舌头很宽，形似鲷鱼和比目鱼，有的人舌头却又窄又厚。人的舌质亦各不相同，比方说舌头表面的小皱褶和细痕，舌头的颜色亦不同，有人是粉色，而有人的粉色嘴唇上还会有棕色和灰色的涡。有的人虽然很努力，也还是没法一直伸着舌头，只好先缩回去，好像有人要就此攻击他一样。神甫会等着他再次伸出舌头，我也就站在那里看着。

在一本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庆祝教堂百年纪念日的书里，有篇冠以《教堂记录的分析》这个平凡标题的文章回顾了十九

^① 奥古斯塔夫·普金（1812—1852），英国建筑师、设计师，哥特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

世纪四十年代建教堂时人们的捐赠。“名字列成表格，有些还会注明行业或专业，还有捐赠者的地址，他捐赠的数额——别无他物……这些条目诞生时，大饥荒正横扫爱尔兰。不少人捐的钱并不多，却帮助建起了大教堂。不久后他们会忆起闪闪发亮的河流淌过绿野之间，还会想到那正对着溪谷的、寂静的教堂墓地，他们的骸骨永远不会安葬此处——这只会让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变得更孤苦。”

文章将旧档案里的名字列了出来，他们的姓氏伴随着我长大：拜恩、博格、克利福德、邓普赛、亨德里克、基欧、罗什、沃尔什、斯塔夫、辛诺特、卡伦。到了一九四六年，历经一个世纪的时移事往，文章的作者还是能数出城中好几个捐赠者的亲戚：“史兰尼街上的客栈老板戴维·拜恩，他的两个姐妹拜恩小姐和肯尼迪太太，前几年死在恩尼斯科西。丹尼斯·拜恩是奥特拉塔德的 M. 恩尼斯太太的兄弟，他被逐出了巴里奥利。这事让这一带的人深感不悦。住在香农的保罗·博格是集市广场的丹·博格先生的祖父。木匠帕特里克·克利福德在新街有座房屋，现在他儿子住在这儿……布朗伍德的哈里斯夫人的后代依旧住在原来的地方，布朗伍德的莫斯·哈普家的后代也是如此……”

过往并不遥远，而是生动可感的。我常常觉得，捐赠者名单能和一百年后的城镇联系起来令人宽慰，因为比教堂更早诞生的建筑几乎没有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档案文献。天主教阶层崛起，纵使饥荒正席卷更低阶层的人，新兴的商人阶层还是打

算建造一座教堂，作为其权力的纪念碑，历史这才开始变得清晰可见。在恩尼斯科西，一八四六年以前天主教徒可是几近沉寂的。我知道了，我曾祖辈的男人中，有一位在城里的小岛路上开了家小旅馆，我有副眼镜上还刻了它的名字，另外一位在教堂附近做磨石生意，有一位在城外拥有小农场，还有一位来自三十里开外的农场。他们的不少事情，我可以得知，或者想象，但是他们之前的人，我就无从得知也无从想象了。有了这座教堂，时间才开始变得真实而可以想象。

傍晚，我们会在家中跪念《玫瑰经》，大人们祈祷时念的圣事都不相同，正如每个人的字迹都不相同：有的人会轻柔缓慢地背诵《圣母经》，有的人则念得干脆利落，好像在表明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有时候我也会什么都不想，让自己跟着他们一起念，但大多数时间我就像身处大教堂里一样，百无聊赖，只是偶尔会被我父亲打断。有时候会发现他在双手合十握着念珠时竟震颤着笑出来。这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他就会离开房间。他回来时大家会继续念《玫瑰经》，但家庭共同祈祷的庄严感很可能让他再次颤抖并紧张地笑起来。诵读完《玫瑰经》就是《万福圣母》，还有一些用作点缀的零散祷文，比如乞求上帝不要让我们突如其来地死去。结束之后，你可以将念珠放在厨房的第一个柜子里。

如果你想考试顺利，那可以向康帕提诺的圣约瑟夫祈祷，

不过你也得努力学习。如果你弄丢了什么东西，那可以向圣安东尼祈祷，但你也得努力去找。我母亲有一条祷文的末尾写着，这条祷文太灵验了，所以你必须先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我还小的时候我父亲病了，我还记得那时的祈祷，记得修女告诉我母亲要在特定的夜晚敲动神瓮，乞求耶稣让我父亲好转。她说，她只进行过几次这样的祈祷，每次都很有效。那段时间，我父亲去露德就不只是欧洲大陆异国之旅的一部分了，而是去装圣水，去祈祷，去努力好转。突然间情况就变得严肃了。

我父亲去世时，他的遗体在教堂里过了一晚，我记得当时我看着一个祭台助手双手握住一个大十字架，将棺木引到教堂的中心通道。

我的父亲去世后，我更需要去学习、去尝试、去好好表现。我的弥撒书上有一张弥撒通知单，上面有他的照片，印着我母亲精心挑选的祷文。人们给我的建议里，有的是世故的，有的则是非世俗的：有人说你需要拯救灵魂，又有人说你得出人头地。有人说你得找份好工作，同时也有人说你必须侍奉上帝、拯救灵魂——我的父亲去世后，这二者就变成了伴我在镇上长大的同一个梦魇的固定部分。

我大概十四岁的时候，一位比我年长许多的朋友曾坚称，天主教这种信仰纯属无稽之谈，彻头彻尾都是——不只是仪式，也不只是圣人和圣像，不只是遗迹和礼拜日，还有那些最基本

的东西。他深信不疑地说，根本就没有上帝，他言语中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耸人听闻之欲，而像是说一件他早就知道的事情。我问，那么是谁创造了世界呢？他说，世界本来就存在。那么耶稣基督又是怎么回事？他带着不容置疑而不露声色的权威说道，他只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分裂，他试图将耶稣作为爱邻如己的象征，但人们却不接受。相反，我们还是面对着教士、布道和那些愚蠢的规则。

我依旧会走过教堂的通道进行圣餐仪式，接着双眼盯着地面走回自己的座位。我依旧祈祷，但我的信仰渐渐消退了。在十六岁的假期，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天命的研讨班，一个神学家大谈“信仰的悖论”，即你要笃信宗教必先“相信”，信仰需要盲目的一跃，而后则需要更理性的路径。我开始半信半疑地明白，我从来都不信宗教。我一直都很清楚，我周围的人对安全感、金钱、权力、地位的兴趣要远多于对上帝的爱或对上帝之仁慈的深信。信仰是一种慰藉，如同在漫长的一日工作后听听音乐，它就是个剧院，让人们聚到一起。当时学校里的神甫大都会在美国度夏，关于信仰与道德的争论也被允许。我却跑开了，我开始读卡夫卡和D.H. 劳伦斯，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就有了别的东西思考。

在大学里我认识的人都不信教。因此，在圣灰星期三^①，我看到有学生在前额抹灰走过校园，总会颇感震惊。我惊讶地看

① 圣灰星期三有用灰抹额表示忏悔之习俗。

着他们，很想问他们：难道没有我朋友那样的人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吗？他们怎么还不醒醒？他们怎么还信教？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属于妇女运动、离婚行动小组和同性恋权利觉醒的时代，我和很多人都认为，爱尔兰正走向世俗化共和国的通途。我参加过国家道德审查会的会议，也只是为了嬉笑和起哄。我并不知道这些额头抹灰的学生会成为八十年代爱尔兰的道德主流。在我的学生时代，所有的改变似乎都是进步的。一九七五年，我移居巴塞罗那，有好几年我都没再想过天主教的问题。我想都没想它。

一九七九年秋，我回到都柏林，却是为寻找一份记者的工作。我为一份杂志写过几篇文章，我劝服他们给我申请采访教宗爱尔兰之行的记者采访证。

教宗来访的第一天，恰逢爱尔兰为数不多的大晴天，整日都是无云的纯蓝。我还记得他下飞机的样子。他身着白衣，脸上半是警觉半是痛苦。他十分留意民众，他仍在远处时，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他是一个父亲般的高级教士，但同时也是一位有名无实的领袖。他走向他的直升机，只见一个女人冲向他，满心渴望触摸他，也可能要向他祈福。她只是个普通女人，并不是教宗先前致敬的那些显要。我试图描绘出这个时刻，这似乎是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教宗并未公开亮相，没摄像机也没摄像师。我看见，教宗注意到这个女人，却决意前行。她跟随着，

向他呼喊，眼中有股恐惧。他慈祥温和的面容变得稍显冷酷。他不打算理会这个女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事很重要，或许是因为他在机场时显得慈祥自然。但现在，他的脸彻底冷下来了。这一刻奇妙而滑稽，它并不重要，却在他接下来的旅途中一直伴随着我。那时我们对他还几乎一无所知。

因为我有采访证，所以能坐在都柏林凤凰公园的前排。百万爱尔兰天主教徒团聚于此地举行教宗弥撒。活生生一场戏。就像费里尼的《罗马》，混杂了印加时期的精巧活人戏。高大的银色十字架耸立在土墩上，阳光下闪闪发亮；教宗穿着黄白相间的衣服，在蓝天映衬下显得十分迷人。他说着蹩脚的英语，仿佛在梦境之中。我前面的神甫们都激动得互拍照片了。

他先谈祷告文，之后谈到和平。但后面几天他开始谈起了性和性道德。他以十足的夸张开场吸引民众，以恐吓结束。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他充分展现出了基督教文本中的悖论，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开始，以“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结束。^①紧跟着通灵与神秘之事的，便是权威与权力。然而没人会这样看。对于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他的来访是荣耀之事，这在报纸上体现得很清楚。毫无疑问，没人

① 前者语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16节：“但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后者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全句为：“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愿意发表我所写的版本。

他来访的最后一天，我碰到读书时期的一位老友，他正和女友走过圣斯蒂芬绿地。我骄傲地告诉他我曾在凤凰公园的前排，看到神甫在献祭仪式上说话。我说，他谈及我们要如何应对法律和性生活之前，全是在演戏。我的朋友和他女友一言不发。接着他平静地说，这场来访让他们很受鼓舞，他们不喜欢我这样亵渎教宗。我无法理解，走开了。

接下来一年，我想要重返巴塞罗那，我发现最便宜的方法是坐飞机到露德，再坐火车到巴塞罗那。夏季里，每个周末都有好几趟从都柏林到露德的直飞航班，我便买了张票。

我肯定是那个周五晚的班机上最年轻的乘客，也是唯一一个打算去度假而非净化灵魂的人。我觉得其他乘客以为我是个神甫。

到了宾馆，很快大家都发现旅行社已经订满了房间。店主是个高大而坚决的法国老妇，她念出旅客的名字，安排他们住在一起，真是一出欢乐的喜剧。朝圣者一开始还听不清她的口音，但当他们的名字被翻译过来后，他们全都疯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和素未谋面的人共居一室。他们不肯让步，不肯到指定的房间去。他们愤怒极了。他们自称对拒绝共处的室友并无私人恶意。他们来自都柏林中产阶级下层以及工人阶级，惯于物有所值的消费，不能接受自己被这么一个连英语都说不了的

女人摆布。法国女人耸了耸肩，让门房把他们的行李包送到指定的房间。不少人开始大喊大叫，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她还是耸了耸肩。都柏林来的朝圣者累了，消耗了巨大精力拒绝和彼此共处。他们开始谋划谁和谁一起住，一共有多少个房间，一共有多少张床。他们没注意到，店主把我叫了过去，给了我一把钥匙，让门房给我指路。她也认为我是个神甫。这招成功了。当我躺在舒适的床上时，我突然想到，以后我一定得再试试。

一周以后，我在傍晚从巴塞罗那回到露德。我要乘坐的是夜间航班，便把包先放在宾馆里，到街上闲逛。我注意到人们都拿着尚未点燃的火炬朝洞穴走去，我便跟着他们，一开始倒也闲适，反正我也没地方去。

天黑了，似乎某些仪式已经结束，有些人正走向城里。洞穴在地面的凹陷处，当我通过大门的时候，就已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氛围。我还以为这里会有销售雕像和念珠的摊位，但这里只有一小群朝圣者。他们拿着火炬，朝向远方的教堂，脸上全是平静与安详。一切都安静而低调。有的人唱起简单的《圣母经》，我在爱尔兰的宗教游行里听到过。我站在一群德国人旁边，他们围成了圈，各执一支点着的火炬。他们唱起我未曾耳闻的赞美诗，男男女女的声音形成奇怪的和声。这时我很确定，傍晚的献祭已经结束了，这些人是在附近徘徊的。

好几个朝圣者朝着那块据说是显灵之地的岩石走去，雕像也放在那里。我慢慢地跟着他们。我还有时间，飞机还要好几个小时才飞，但我担心我们下方的灯会被关掉，我们会被要求离开。我自己也没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我想看到发生的事情，无论发生的是什麼，我都不想错过这段经历就回家。我并不觉得让我走向那儿的是超自然的力量，抑或什么外在的力量，纯粹是好奇而已。有人跪了下来，注视着被照亮的露德圣母雕像，其他人则排队去触摸岩石。我坐下看着他们，试图去理解：这晚围绕着我的这些人，相信圣母曾从天上来到这里，她的形体曾在这儿的空中穿行。我看着这些人，试图想象，或者说试图去回想，相信这一切会是什么情形。

我站起来，加入了摸石的队伍。

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只有几个朝圣者还排着队。我前面的女人细心而全神贯注地触摸雕像下的石头，似乎其力量是真实生猛的，她能提取出某些不可思议的、生机勃勃的东西来。她待在那儿，用手摸索这块石头。轮到我了，我鞠了躬，但没碰石头。我走回座位坐着看，努力什么都不去想。

很快我们得走了，他们要关灯了。我回到宾馆，发现我们的朝圣者正在十分愉快地合唱，等着大巴将我们送到机场再飞回都柏林。

露德的情景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给电台写过一篇文章，却

从未被读出来，我还在第一本小说里让一个主角去了露德，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东西，但我又删掉了。我没能写好。我感到一种崭新而未曾预料的疑惑感。我总惦记着它。一九八七年我又来到西班牙，有一个机会可以重返露德，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次我和朋友们在那儿待了好几天，当中有个朋友还对圣地很感兴趣。我也感兴趣，但不确定是出于何种角度。

这次我从圣塞巴斯蒂安（巴斯克人把这座城市叫做多诺斯蒂亚）出发，还找到了间小旅馆。当时正是九月初，露德即使在夜里都很热。早上，我独自去看大教堂，发现有条街全是卖各式宗教物品的。有那种变换角度图像会变化的明信片，仿佛在模仿圣母显灵，有巨大的圣母雕像、圣像、你能想到的各种念珠，还有装圣水的容器。一间间店都装满了宗教物品，商店装修得五光十色，外面全摆了宣传柜台。聊到露德时，人们常会提到这种把宗教变成产品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大家都反感。但那天早上我在街上闲逛，看着这些宗教物品琳琅满目，却只觉十分平常——这样的物品被当作礼物和纪念品带回来，就放在我长大的屋子里。

当晚我第一次看到火炬游行。天黑了。成百上千的小马车般的老式轮椅被推往教堂。男人随时待命，他们负责此处。他们让我想到家乡那些掌控一年一度的圣餐游行的男人，双手别在背后，看上去认真庄严，仿佛突然加入了军队，正在严肃地执行新的任务。露德的男人系着特制的皮带，佩戴